

2025

年12月，七名新加坡青年把采访摄影集《与象同行》（“Alongside Elephants”）带回泰国北部克伦族（Karen）村落Huay Pakkoot，交给书中的象夫和村民。当地大象社区基金会创办人特拉楚宽迪（Satit Trachukhwamdi，昵称P’ Dee）说，书本准确呈现了村庄文化和养象传统，希望能帮助外来者理解当地生活。

2026年8月，采访摄影集第二版印刷了500本，并将申请国际标准书号，预计公开发售；团队还计划推出泰文版。

这本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大学院（NUS College，简称NUSC）

吴信乐（左起）、张自彦和林子仁展示刚印刷完成的第二版摄影集，并计划把更多册送往泰国。



七新加坡青年走进泰国象村

报道◎张鹤杨

zhanghy@sph.com.sg

特约摄影◎伍书永

用镜头文字记录人象共处

“社会影响实践计划”（Impact Experience，简称IEx）的成果之一。这个为期两年的项目是所有NUSC学生的必修课，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团队，走进新加坡或东南亚社区，将课堂所学用于现实问题。

团队在两年内四次前往泰国，采访13名与大象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人，最终完成一本144页的采访摄影集，以及配套网站和短片。摄影集既记录当地的村庄文化和养象传统，也成为访客认识Huay Pakkoot的一份教育资源。

在泰北Huay Pakkoot，来自新加坡的七名青年采访13名与大象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人，并出版144页的采访摄影集《与象同行》。他们记录下超越“象钩链条”争议的传统养象文化与人象共处的现实，为村庄留下珍贵记忆，也改变了自己理解“学习”的方式：学会像大象一样，先倾听，再探步。

象钩链条之外的现实

七人分别主修社会学、东南亚研究、传播与新媒体、环境工程、资讯系统、全球事务以及人类学，分工负责采访、写作、摄影、摄像、绘图

和设计。25岁的组长林子仁则统筹行程，并负责与当地机构和受访者协调。

2023年8月，团队第一次到清迈考察，参加清迈大学兽医学院开办的大象保育课程，并接触兽医、学者、旅游营地经营者，以及世代与大象共同生活的克伦族社区。此前，七人都只以游客身份接触过大象，对泰国养象所牵涉的行业生态和伦理问题几乎没有认识。林子仁说，他们当时也没有想好项目最终要做什么。

他们最初仍以游客熟悉的方式理解大象福利。其中最鲜明的一种主张，是不用象钩和链条，让大象自由活动。主修社会学的林恩义说，团队一度把争议理解成“正反两方”：一方主张“无钩、无链”，另一方则认为在现实条件下，仍须借助这些工具管理大象。

随着接触的深入，他们意识到，这种二分法不足以描述真实的张力。兽医、营地经营者和村民的关切各不相同：有人关注大象的生命健康，有人必须考虑生计和游客需求，也有

人担心大象闯入农田或住宅。团队于是把问题从“该不该使用象钩和链条”，转向理解立场不同的人如何与大象相处。

人象共处中的安全考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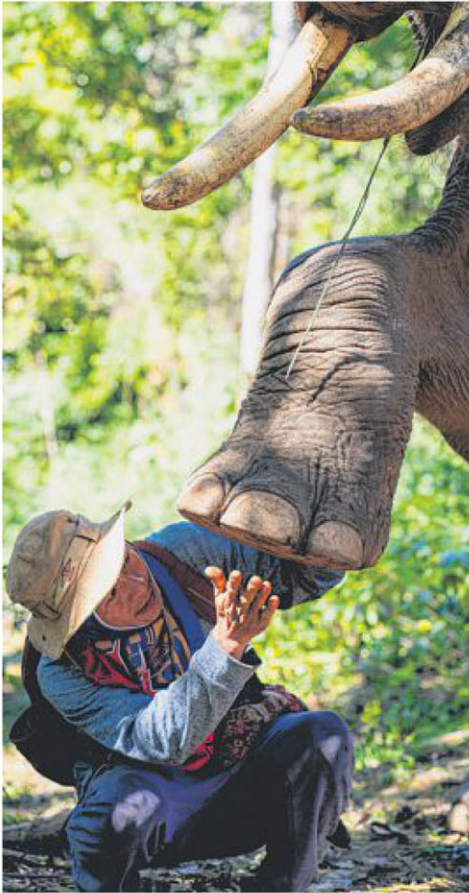
从清迈回来后，团队用了约四个月构思项目成果。他们一方面整理考察中接触的人物和议题，同时盘点七人的专长：有人具有人类学背景，也有人擅长摄影、写作和平面设计。林恩义说，照片可以呈现人与象的日常相处，访问则让不同立场的人阐述自己的视角，团队因此决定以采访摄影集记录这些声音，而不是尝试“找出答案”。

他们共采访13名与大象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人，包括象夫和家属、兽医、旅游营地经营者，以及制作传统象药的村民。从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，成员陆续撰写人物故事、设计书本，采访摄影集最终由国大学院出版团队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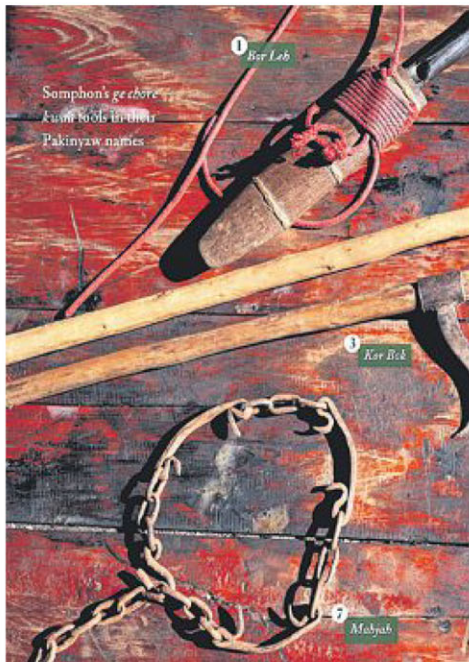
P’ Dee结合村庄生活解释铁链的用途。当地过去被森林环绕，大象有



团队由五名NUSC学生和两名耶鲁—国大学院校友组成。后排左起：环境工程系郑天利、资讯系统系吴信乐、许佳良（主修全球事务，耶鲁—国大学院2024届）。前排左起：传播及新媒体系洪添恩、社会学系林恩义、张自彦（主修人类学，耶鲁—国大学院2024届），以及东南亚研究系林子仁。（取自NUS官网）



象夫Somphon拂去象脚上的泥沙和杂物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

象夫使用的养象工具，包括收在木鞘中的刀具（Bor Leb）、象钩（Kor Bok）和系象铁链（Mahjab）；摄影集以当地语言标出各器具的名称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

流动兽医团队开着载有医疗器材的皮卡车，到清迈各地出诊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较大的活动空间；随着玉米田扩张，无人看管的大象可能闯入农地、毁坏庄稼，甚至误食农药。象夫暂时离开时，村民因此用长链把大象系在森林里，既让它在一定范围内活动，也避免人象冲突。对P' Dee而言，当地人已经与大象共同生活超过200年，象钩和铁链是长辈传给年轻象夫的安全工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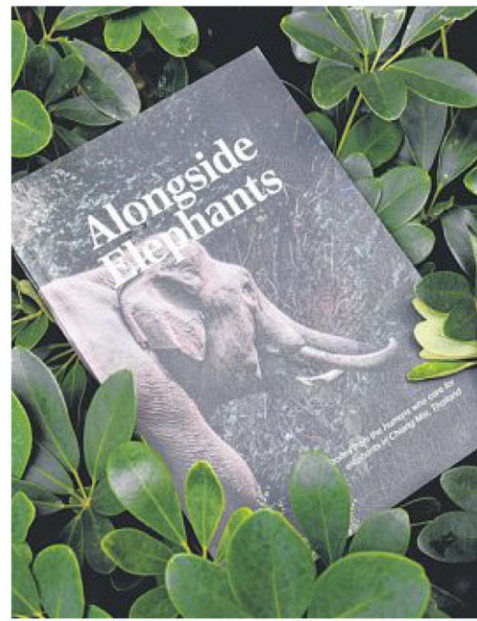
大象福利的判断标准

大象保育机构Patara Elephant Conservation创办人特拉帕（Theerapat Trungprakan）将人工照护分为两种模式：象夫带大象到不同地点觅食，暂时离开时以长链系留；或把大象留在固定围栏，由人运送饲料。前者看得见链条，却让大象接触更广的森林；后者没有链条，但活动范围仍受围栏限制，成本也更高。

大象兽医Paan医生（Dr Paan）则为学生提供另一种判断框架。她认为，森林放养和营地圈养不能直接分出高下，关键是观察大象是否获得动物福利的“五大自由”：免于饥渴、不适、疼痛伤病以及恐惧，并能够表现自然行为。大象是否进食，皮肤和眼睛的状况，能否与同类相处，以及面对人与象夫时是否害怕，都比任何“模式”更能反映实际状态。

不过，书中受访者大多生活或工作在大象照护体系内。林恩义坦言，受学业时间、精力和联络渠道所限，团队没有访问主张全面禁用钩链的动物福利倡议者。因此，摄影集呈现的是13名受访者对自身工作和生活的理解，并不能涵盖大象福利争议的所有立场。认识到自己听见了哪些声音，又遗漏了哪些声音，也是团队从项目中得到的一课。

摄影集记录了13名受访者的工作与生活。林子仁认为，它为Huay Pakkoot的村庄文化和传统养象方式留下一份记录，也可帮助访客认识当地历史。出版后，团队已通过网上和村里收到数次购书询问，并计划推出



采访摄影集第二版印刷500册，预计将在书店公开发售。



大象药物制作者Patti Johnne（左）与大象社区基金会创办人P' Dee翻阅摄影集。（郑天利摄／取自NUS官网）

泰文版，让当地社群和泰国读者更容易接触书中内容。

要学会像大象一样行走

这段经历也在学生的生活中留下痕迹。林子仁为了与当地人交流而修读泰语，后来到泰国东北部孔敬（Khon Kaen）交换四个月，并选择主修东南亚研究，把对人类学的兴趣与区域经验结合起来。他说，这项经历改变了自己理解“学习”的方式：“我们必须仔细倾听、与不确定共处，让社区的生活经验引导我们的理解。”

洪添恩则记得住进村民家中的日子：用水桶和水瓢洗澡，吃当地家常菜，夜里仰望星空。原本较为内向的她：“这个项目让我更愿意冒险，更大胆，也更有勇气尝试新事物。”

林恩义则提到，习惯于新加坡的生活节奏，团队最初总想依照时间表

推进采访；到了Huay Pakkoot，有时整个下午只是坐在向导家中。他们逐渐学会放慢速度，按照村民觉得自在的方式建立关系，而不是只顾完成自己的任务。

一名受访者曾提醒他们，研究大象，也要学会“像大象一样行走”：大象迈出下一步前，会先用象鼻探一探前方的地面。两年项目未必已经改变当地社区，却让学生明白，谈论自己能够带来什么影响之前，须先听清楚当地人在说什么。

欲了解“Alongside Elephants”项目或购买摄影集，可联系新加坡项目团队及清迈当地合作伙伴。新加坡方面可通过项目网站联系团队；清迈方面则可联系Huay Pakkoot大象社区基金会、Mae Sa大象营或Patara大象保育机构。摄影集目前在新加坡和清迈均可购买。